

立冬后，天气渐冷，工作之余

和同事站着聊聊阅读和书籍。夜色

渐浓，远处的楼房灯光七上八下。

天空飘着细雨，打在脸上，凉凉的。

他说，今年怎么还不见雪？

是啊，我也感叹。冬天了，理

应有一场大雪，无声地来，无声地去，

如春梦般无痕。雪总是不期而至的，即使你提前关注几日天气预报，等雪花来的时候，总带着一些不速之客的突然和惊喜。

雪，它是有形的，但给我们一

种无形的印象。当它们突然从天宇

而来，我们难免会仰起头，像迎接

许久不见的故人一般，热切地看着

它，带着期待和笑意。

伸出手，去承接雪。或者，让

它落在我手心里，或者脸庞和眉宇间，不说话，不去擦拭，让它亲润和抚摸我们。像是母亲别离的爱

抚，像是故乡久违的拍打。

在故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

必定有一场大雪，将世界渲染得纯

白，将我们的人生抒写得童话而敦

实。那时的大雪，醇厚，宽广，

熟悉，来的时候，从不遮掩忸怩，

纷纷扬扬，在呼啸的寒风催促下，

很快就在大地上铺就了羽绒般的棉

袄。十三四岁的少年们，对雪的熟

悉和亲近跟大地、河水、草木一

样，似乎，雪本就是大地的一部

分，只是在寒冷时才出现，给大地

加一床厚实的被子。

雪不会嫌贫爱富，踩低就高，

在楼宇间，闹市里，从林中，村落间，

屋顶，地畔，土墙，茅坑，所

有它能到达的地方，都尽力覆盖。

树枝和屋脊上的雪最可爱，白得

均匀，仿佛镶上了玉边，羽毛般，

有种温厚的错觉。当雪披在

麦田里，树枝上，我们总觉得有

种别样的温暖。

雪和雨不同。下雪时，人们不

会闭门不出，等待它停下，反而，

有些人会在雪正大时，出门去撒

欢。孩子们如雀群般出巢，聚在河

边、打麦场、长坡上。

河冰如一条白色的盘山路，在

河道上无限延展，我们曾尝试走到

这条路的尽头，但冰面时窄时宽，

却始终无法找到它的终点。少年

的脚步，总是急促而焦躁的，停

下来，看冰下的流水和游鱼，充满好

奇。人一多起来，便开始在冰面上

溜冰，打陀螺。在宽敞笔直的河

段，冰面宽广，我们从河岸上冲刺

七八米，在冰面上溜出十几米，

是大家争相玩耍的游戏。

在打麦场上，雪便是巨幅的画

布。一出门，我们便奔向打麦场，

争相在这里留下自己最喜爱的杰

作。以脚为笔，我们双脚并在一起，

紧密地往前挪步子，画出了拖

拉机车轮的印痕。有人写着他的

名字，加上一个猪头的图案，以

此来激怒对方。也有人脱下裤子撒

尿，在雪地上浇注下自己独特的字

迹和画作。渴了，便找到干净处，

掬一捧雪花，含在嘴里，品尝着雪

的冷冽甘甜。还能打沙包、跳皮

筋、捉迷藏。雪的到来，让少年们

传来一声吆喝，有大人在叫吃

饭，陆续有人离开，最终，我们

都各自回家。下雪的日子，母亲

喜欢做晚饭，灶头的干柴噼啪作

响，母亲要张罗半天，才能做好

一顿可口的晚饭。玉米面微饭、

苜蓿酸菜、萝卜咸菜、炒洋芋白

菜、腌辣椒——上桌，一家人围

坐在火热的土炕上，一口微饭下

去，寒意无影踪。

少年时的雪，似乎要停留整整

一个冬天。一场雪未融化，一阵北

风掠过，又一次是纷纷扬扬的降

落，雪愈加厚重。我总觉得，因为

一场接一场的雪，冬天变得重叠而

厚实。

少年时的雪，似乎要停留整整